

演出者的話

賈科莫·安東尼奧·多米尼科·米凱萊·賽孔多·馬利亞·普契尼(Giacomo Antonio Domenico Michele Secondo Maria Puccini, 1858-1924)，義大利後浪漫時期的歌劇巨匠，沒有人會認為他的非歌劇作品是主流作品，就連他自己在臨終前也對朋友寫道：「萬能的天主以他的小指頭點觸我，對我說：『只可為劇院而創作—注意，要為歌劇鞠躬盡瘁』，我也就奉行神諭，而且甘之如飴」。然而，偉大作曲家所譜寫的任何作品都是值得深入探究。普契尼的藝術歌曲和零散的非歌劇作品，是可以傳達出他當年的生活點滴以及創作時的思維。

在創作方面，普契尼被當代的「普契尼可恨俱樂部」成員們譏諷，認為他既「頹廢」又「投機」，部分意指他對創作偉大旋律那過分節儉的習慣—每當他譜寫出令自己滿意的旋律時，即會多加利用的將它們搬進歌劇作品中，這也可使得後人能從他的藝術歌曲中窺探出歌劇作品動機及前身。

這些藝術歌曲並沒有如多數藝術歌曲那樣，分時期或主題式編組；每首藝術歌曲都有它單獨的創作背景及意義。很明顯地，普契尼對於創作非歌劇作品並無太大興趣，其創作原因，多半是以不可抗拒之因素為主。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少年時期的宗教及世俗作品，出於 1875 到 1880 年的盧卡；米蘭時期的學生作品，出於 1880 至 1884 年間，在普契尼創作出人生第一部歌劇之前；1888 至 1899 年間則多是賦予特定場合或贈與友人；成熟的歌曲作品則是在他的最後十多年所譜寫的，介於 1902 到 1919 年間。當然，也有些許作品並沒有全然完成，目前只能找到零散的片段。

此次音樂會的樂曲研究，筆者花了不少時間與精力於收集普契尼的非歌劇作品樂譜及資料，其中有些樂曲甚致沒有被正式出版過，而在 2020 這個疫情猖狂的一年中，歐美大多數的圖書館甚至學校都是處於暫時關閉的狀態，非常不容易獲取所需要的資料。特此，感謝在美的親戚與朋友們大力協幫忙，讓我能夠在今晚和各位分享這些美好的樂曲。

蔣啟真 謹識

2/7, 2021

演出曲目 Program

作曲家：Giacomo Puccini (1858-1924) 賈科莫·普契尼

- | | |
|--|--------------------------|
| 1. La Primavera | 春天 |
| 2. Salve Regina | 萬福聖母 |
| 3. Mentia l'avviso | 預報錯誤 |
| 4. Storiella d'amore | 愛的故事 |
| 5. Ad una morta | 致一位逝去的女人 |
| 6. "Se come voi piccina"
from opera <i>Le Villi</i> | 〈如果我能像你一樣輕巧〉
選自歌劇《薇麗》 |
| 7. "Nel Villaggio d'Edgar"
from opera <i>Edgar</i> | 〈在艾德嘉的村莊〉
選自歌劇《艾德嘉》 |

~ intermission 中場休息 ~

- | | |
|---|---------------------------|
| 1. Sole e amore | 陽光與愛情 |
| 2. Ave Maria Leopolda | 讚美雷奧波達夫人 |
| 3. Inno a Diana | 黛安娜讚美詩 |
| 4. E l'uccellino | 小鳥 |
| 5. Avanti <i>Urania</i> | 前進吧，烏拉尼亞號 |
| 6. "Si, mi chiamano Mimi..."
from opera <i>La Bohème</i> | 〈我的名字叫咪咪〉
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 |
| 7. "Donde Lieta Usci..."
from opera <i>La Bohème</i> | 〈回到我離開的地方〉
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 |
| 8. Terra e mare | 大地與海洋 |
| 9. Canto d'anime | 靈魂之歌 |
| 10. Casa mia, casa mia | 我的家 |
| 11. Sogno d'or | 金色的夢 |
| 12. Morire | 死亡 |
| 13. "Chi il bel sogno di Doretta"
from the opera <i>La Rondine</i> | 〈朵雷塔之歌〉
選自歌劇《燕子》 |
| 14. "Ore dolci e divine"
from the opera <i>La Rondine</i> | 〈美好而神聖的時光〉
選自歌劇《燕子》 |



女高音 soprano

蔣啟真

Jeannie Chiang

”(Jeannie) Chiang floated up to the Fairy Godmother's stratospheric range with a bright voice and confident technique....” - The Baltimore Sun.(美國巴爾地摩太陽日報)

【女高音蔣啟真音色溫暖而清亮，音域寬廣，演唱《我的名字叫咪咪》，情感自然流露，真摯而單純。】_ETtoday 新聞雲 2020/11/7

師承池玫、Angelo Marenzi、Lorraine Nawa Jones、Phyllis Bryn Julson、徐以琳等教授，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後即獲資優獎學金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琵琶蒂音樂院(Peabody Institute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深造，取得碩士學位。在美期間，多次受邀參與琵琶第歌劇院的演出，並曾獲選與布達佩斯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歌劇茶花女選粹。返國後，入圍第十九屆金曲獎_傳統與藝術音樂作品類最佳演唱獎。

近年來重要的經歷包括：

- 2019年3月以及9月於台中國家大劇院，NTT_遇見巨人開幕歌劇之《短促的人生》中，擔綱女主角 Salud。
- 2019年8月於國際合唱音樂節_閉幕音樂會_莫札特《C小調彌撒》中，擔任第一女高音獨唱。
- 2019年10月於台中國家大劇院，NTT_遇見巨人之交響樂 X 京劇《快雪時晴》中，擔任高曼青一角。
- 2018年11月於香港文化中心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演出《快雪時晴》，飾演高曼青一角。

- 2018年11月在臺北愛樂三十週年紀念音樂會-伯恩斯坦《彌撒》中，擔任女高音獨唱。
- 2018年6月受邀於高雄市立交響樂團，演出歌劇《波西米亞人》，飾演 Musetta。
- 2018年10月於關渡藝術節__台北藝術大學歌劇製作《夢遊女》中，擔綱女主角 Amina。
- 2017年6月於台中國家大劇院，與台北歌劇合唱團以及台灣藝術大學管弦樂團演出古諾的歌劇《浮士德》，擔任女主角 Marguerite。

飾演過的角色包括 Mimi, Musetta, Marguerite, Salud, Amina, Lisa, Gilda, Rosina, Susanna, Donna Anna, Pamina, Bastienna, Adele, Ninetta, La Feé, Sour Genovieffa 等。合作過的單位則有匈牙利布達佩斯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中國寧波交響樂團、中國江蘇省立交響樂團、台灣國家交響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臺北市立交響樂團、高雄市立交響樂團、臺北愛樂管弦樂團、長榮交響樂團、台灣獨奏家交響樂團、臺北市民交響樂團以及台灣藝術家交響樂團等。

啟真目前任教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音樂系，並為台灣聲樂家協會及約翰霍普金斯琵琶蒂台灣校友會的一員。



鋼琴 pianist

徐嘉琪

Chia-Chi Hsu

國內少數與國際級演奏名家維持長年合作之誼的鋼琴家。從小在台灣接受完整音樂班教育，畢業於國立藝專音樂科（現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美國琵琶地音樂院鋼琴演奏學士與碩士。鋼琴師事 Vera Danchenko, Ellen Mack, 法文聲樂作品詮釋師從 Thomas Grubb。曾獲頒全額歌劇伴奏助教獎學金、克拉拉艾雪費爾德伴奏獎及 2001 台北德文藝術歌曲大賽專業組最佳伴奏獎。從 2000 年至 2019 年，她已陸續與長笛名家 Peter Lukas-Graf, Trevor Wye, Robert Aitken, Shigenori Kudo, Amy Porter, Sharon Bezaly, Judith Mendenhall, Karl Kraber, Philippe Bernold, Loïc Schneider, Vincent Lukas, Sarah Louvion, Gaby Pas-Von Riet, Andrea Oliva, 2007 年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賽冠軍神尾真由子、前柏林愛樂豎笛首席 Karl Leister, 吉他大師福田進一、世界知名女高音 Sumi Jo, 英國男高音 Justin Lavender, 義大利女高音 Susanna Rigacci, 日本男高音 John Ken Nuzzo 等合作演出。曾擔任 2007~2017 年國家兩廳院歌劇工作坊鋼琴排練暨鋼琴演出、2017 高雄春天藝術節旗艦歌劇及創世歌劇團十年鉅獻，比才《卡門》聲樂指導，2018 高雄春天藝術節旗艦歌劇，普契尼《波希米亞人》聲樂指導。以及受邀擔任 2016, 2017 新加坡國際小提琴音樂節專屬鋼琴家。

現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實踐大學等音樂系所兼任副教授，除了教授鋼琴，豐富的演奏經驗與清晰的理念傳承，使得她所開設的鋼琴伴奏法、總譜彈奏等課程深受學生的喜愛。最新個人鋼琴演奏專輯由上揚唱片發行中。

La Primavera 春天

普契尼的早期作品，第一次出版時間已是作品完成後的 120 多年，所以可收集的資料極為稀少。依據 2004 年專研普契尼的學者 Michael Kaye 研究推測，此一作品很可能是 1880 年左右普契尼在米蘭音樂院讀書時期的創作，歌詞也應是由他自己填寫。這首輕巧優美的作品，能夠喚起些許威爾第藝術歌曲及其歌劇「法斯塔夫」中的音樂風格。

E questa la stagione in cui il furore,
D'imperversante aquilonar procella.
Già cede il loco al natural tepore,
Che promette stagion più grata e bella;

E dei giardin l'industre agricoltore,
Pieгато sovra a pianta tenerella, Ah!

Ne benda il fiocco e poi racchiuderà
Quel germe di più, di più fruttifero arboscel,
fruttifero arboscel, fruttifero arboscel.

這是一個狂風暴雨，
洗禮後的季節。
給予這大地大自然的溫暖，
承諾了更令人感恩而美麗的季節；

在花園中，勤奮的農夫，
為了嫩芽彎下腰去，阿！

為它們綁上色帶，
使其被包覆，而更加茁壯，
更茁壯，更茁壯。

Salve Regina 萬福聖母

寫於 1882 年至 1883 年間，是首讚美聖母瑪利亞的曲子，但與拉丁文讚美詩《Salve Regina》毫無關聯性。作詞者是安東尼奧·吉斯蘭佐尼(Antonio Ghislanzoni)。普契尼在 1883 年的春天請 Ghislanzoni 為他寫了四首詩詞，本想將這些曲子出版，但直到他去世都沒能出版成功。

Salve, salve del ciel Regina.
Madre degli infelici,
Stella del mar divin,
Stella del mar dall'immortal fulgor.
Tu accoglie benedici,
D'ogni sventura il pianto,
D'un sguardo tuo fai santo,
Ogni terreno amor.

萬福，萬福 天堂之后，
幸福之母，
神聖的海洋之星，
不朽光輝的海洋之星。
祢收到的祝福，
來自所有哭泣的不幸者，
只要一眼，祢使每一個塵世的愛，
成為聖潔。

Mentia l'avviso 預報錯誤

1883 年間為米蘭音樂院的畢業考試而譜寫此曲，且以最高分數榮譽畢業。這首曲子的歌詞出自義大利劇作家羅馬尼的傳奇劇《La solitaria delle Asturie/ La Spagna recuperata》(阿斯圖里耶的孤獨，或稱收復西班牙) 第四幕第二景，描寫帶領軍隊到達 Ausena 山谷洞穴的摩洛軍隊長 Gusmano，在夜幕低垂時分，獨自一人自言自語。本曲也有部分旋律和歌劇《瑪儂雷斯考》的男高音詠嘆調 "Donna non vidi mai" 重疊。

Menti' a l'avviso.
Eppur d'Ausena e' questa L'angusta valle,
e qui fatal dimora,
Mi presagiva la secreta voce,
Che turba da piu' notti il mio riposo.
Tu! cui nomar non oso,
Tu! funesta donna,
dall'avel risorta.
Per mio supplizio un'altra volta ancora
Promettesti vedermi, e in rio momento.
Ah! chi geme? M'inganno...
E' l'onda e il vento.
E' la notte che mi reca
Le sue larve, i suoi timori,
Che gli accenti punitori
Del rimorso udir mi fa.

預兆是錯誤的。
然而就是在這個阿武賽納的狹窄山谷，
那神秘的聲音
夜夜擾亂我休息，
曾預兆這是我致命的居所，
我不敢直呼姓名的妳，
妳！不幸的女人，
你為了我的痛苦從墳墓中復活。
並曾經承諾會再來看我，
在險惡的時刻。
啊！是誰在呻吟，我弄錯了.....
原來是波濤、是風
是這夜晚給我帶來
它的幻影與恐懼
也讓我聽到那懲罰
痛悔的聲音

Storiella d'amore 愛的故事

1883 年 10 月 4 日發表於宋佐尼歐(Edoardo Sonzogno)主編的定期週刊《La Musica Popolare》(大眾音樂)上，為普契尼第一首出版的作品，而被帶入其第二部歌劇之中，首演於 1889 年的《Edgar》第三幕的三重唱 "Bella Signora" 之中。

Noi leggevamo insieme un giorno per diletto
Una gentile istoria piena di mesti amor;
E senz'alcun sospetto ella sedeami a lato,
sul libro avventurato intenta il guardo e il cor.
L'onda dei suoi capelli il volto a me lambia,

有一天為了消遣，我們一起閱讀，
一個充滿悲傷愛情的優雅故事；
她沒有任何疑惑地坐在我身旁，
她的目光和心專注於冒險的書上。
她飄動的秀髮輕觸著我的臉龐，

Eco alla voce mia,
 Eco faceano i suoi sospir.
 Gli occhi dal libro alzando nel suo celeste viso,
 Io vidi in un sorriso riflesso il mio desir.
 La bella mano al core strinsi di gioia ansante
 ne piu leggemmo avante e cadde il libro al suol.
 Un lungo, ardente bacio congiunse i labbri aneli,
 e ad ignorati cieli l'alme spiegaro il vol.

她的嘆息
 成了我聲音的回音。
 目光從書中離開了，她天使般的臉上，
 我看見在一抹微笑中，反射出了我的渴望。
 我緊握她美麗的手在喘息的胸口，
 我們不再閱讀，而書本掉落於地面。
 一個長長的熱吻，結合了喘息的雙唇，
 而靈魂展翅飛向不知名的天空。

Ad una morta 給一位已逝的女人

出自 1883 年的盧卡，是普契尼採用 Ghislanzoni 的詩詞所譜寫的四首歌曲之一，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沒有能夠如願的被出版。這首曲子在被重新發現、整理恢復並且出版以前，只出現在普契尼零散的作品手稿中。吉斯蘭佐尼 (A. Ghislanzoni) 因為寫了威爾第的阿依達而聲名大噪，而這首詩收藏在他的 *Melodie per Cant* 中，描寫因失去所愛之人而產生的內心情境，優美惆悵。

Spirto gentil, dal carcere
 terreno assunto ai cieli,
 in qual astro ti celi,
 ove t'aggiri tu?

溫柔的靈魂，從塵世的牢籠中
 升往天堂去，
 妳躲在哪一顆星星上呢？
 妳在哪裡漫遊著呢？

Saper vorrei qual sia
 la forma tua novella,
 saper se in ciel sei bella,
 qual eri un dì quaggiù;

我想知道
 妳新的生活，
 我想知道你在天上是否依然美麗，
 就如你曾在塵世間那般；

Saper vorrei se gli angeli
 dell'amor tuo consoli,
 se per siderei voli,
 i vanni Iddio ti diè.

我想知道天使們
 是否被妳的愛所安慰，
 我願飛往那顆星星，
 是上帝賦予妳翅膀。

Oh! dimmi almen se assorta,
 dei cieli ai gaudii immensi,
 a me talor ripensi,
 com'io ripenso a te!

噢！至少告訴我妳是否升天了，
 在天堂上享受無盡的幸福，
 偶而思念著我，
 就如我思念著妳一般！

Le Villi 薇麗

"Se come voi piccina" 〈如果我能像你一樣輕巧〉

浦契尼的首部歌劇，發表之後不論是外界或是威爾第本人都認定他將是威爾第的接班人。此部歌劇於 1884 年發表，為義大利劇作家豐塔納 (Ferdinando Fontana, 1850-1919) 根據德國民間故事所撰寫的腳本。故事內容講述被負心漢羅伯特拋棄的女子安娜，抑鬱而終之後化為森林中的精靈，在黑森林中舞蹈，報復世間上的負心漢，最終悔恨莫及的羅伯特也在與安娜共舞時力竭而亡。此曲之景為安娜的未婚夫羅伯特即將為了繼承大筆遺產而前往萊茵茲，安娜在他們的訂婚宴上拿了一束花，放到羅伯特的行李中，並希望羅伯特看到花就像看到她一樣，不要將她忘記。

Se come voi piccina io fossi, o vaghi fior,
sempre sempre vicina potrei stare al mio
amor.

Allor dirgli vorrei: "Io penso sempre a te!"
Ripetergli potrei: "Non to scordar di me!"

Voi, di me... piu felici, lo seguirete, o fior;
per valli e per pendici seguirete il mio amor.
Ah, se il nome che avete menzognero non e,
deh! al mio amor ripetete: "Non ti scordar di
me!"

如果我像你一樣輕巧，野花兒，
我就可以一直待在我的愛人身邊，

而我會告訴他：「我會一直思念著你！」
我就可以一直向他重複著：「不要將我遺
忘！」

你，是更幸福的，可以跟隨著他，花兒，
在山谷中與小坡上，你會跟隨著我的愛人，
噢，如果這名字不是騙人的，
就請對我的愛人重覆著：「請不要將我遺
忘！」

Edgar 艾德嘉

"Nel Villaggio d'Edgar" 〈在艾德嘉的村莊〉

普契尼的第二部歌劇，但在 1889 年史卡拉劇院上演時慘遭失敗，1892 年修訂為三幕版，但因其劇情缺乏合理性，最終還是沒有受到大眾的喜愛。此劇描述費黛莉亞與艾德嘉熱戀，但是艾德嘉的老情人提格拉娜想要重續舊情。提格拉娜具有惡魔氣質，當村民想驅逐提格拉娜，艾德嘉卻挺身護衛，並與費黛莉亞的兄弟法蘭克決鬥後和提格拉娜一起離村而去。後來傳來艾德嘉在軍旅中陣亡的消息，並將遺體覆上盔甲運回村莊，這時卻有一僧侶指出其實艾德加是因為叛國並殺了人，而全村只有費黛莉亞堅持艾德嘉定是無辜的，當村民大聲疾呼要把他的屍體扔給烏鴉吃掉時，費黛莉亞挺身而出並唱了這首動人的詠嘆調。

Nel villaggio d'Edgar
 son nata anch'io ,
 E lo conobbi...
 Errò...che importa!
 Pio era il suo cor,
 Se ardente il suo pensier...
 E della giovinezza
 Il breve error scontò
 Col sangue suo,
 Col suo valor!

Or là attender io vo'
 Che spunti il giorno...
 Con me al villaggio ancor
 Ei tornerà !
 Riposerà nel nostro cimiter,
 Finchè con lui,
 Con lui nell'ideal soggiorno...
 A me la pace eterna il ciel darà.

在艾德嘉的村莊裡
 我也出生了，
 而我遇見了他...
 錯了...那不重要！
 他的心是純潔的，
 如果他的思想是炙熱的...
 並擁有熱情的青春，
 那麼短暫的錯誤，
 會因為他的鮮血，
 和他的勇氣而減輕！

我會在這裡等待
 那一天破曉時...
 他會再次回到這個村莊
 與我在一起！
 並安息在這個村莊的墓園中，
 只要是跟他在一起，
 那就是最好的安息之地...
 天國會給我永遠的平靜。

Sole e amore 太陽與愛情

1888年3月1日在帕格尼尼音樂雜誌上發表，其歌詞部份可能是他自己撰寫的，而有一部分的詩則是模仿卡杜奇（Giosue Carducci, 1835-1907）著名的十四行詩〈晨曲〉（Mattinata）裡的詩句。此曲為普契尼與朋友聚會時，隨筆完成的，而這首歌曲的主題後來也被放入普契尼1896年發表的歌劇《波西米亞人》中第三幕的四重唱“再會了溫柔甦醒的早晨”（Addio dolce svegliare alla mattina）。

Il sole allegramente batte ai tuoi vetri.
 Amor pian batte al tuo cuore,
 E l'uno e l'altro chiama,
 Il sole dice: O dormente,
 Mostrati che sei bella!
 Dice l'amor: Sorella,
 Col tuo primo pensier pensa a chi t'ama!
 Pensa a chi t'ama!
 Al Paganini, G. Puccini。

陽光欣悅地敲打着你的窗戶。
 愛情悄悄地敲擊着你的心房，
 而一個叫喚着另一個。
 陽光說：哦，沉睡的人呀，
 請展示你的美麗吧！
 愛情卻說：親愛的，
 你第一個想到的就應該是愛你的人呀！
 想想吧！
 獻給帕格尼尼，普契尼。

Ave Maria Leopolda 讚美雷奧波達夫人

普契尼於 1896 年 5 月 20 日將自己的書信譜成這首小品，初衷只是隨手寫一曲致謝小品送給指揮 Leopoldo Mugnone (波西米亞人和瑪儂雷斯考首演的指揮) 的夫人。根據音型與歌詞的推斷，應該是寫給男高音或是男中音演唱，但普契尼應該從未預想這首曲子會被公開演出。

Ave Maria Leopolda!
Ti salutiamo in coro,
Come sopra la tolda
Ci salutasti tu!

Il sottoscritto autore,
Elvira e Foschettina,
La sera e la mattina,
Baci t'inviano e fior!

聖母雷奧波達!
我們用合唱來歡迎妳，
就像妳在船上的甲板
歡迎我們一般！

簽名之人，
艾爾維拉和小福斯嘉，
夜晚與早晨，
都送妳親吻與花朵！

Inno a Diana 黛安娜讚美詩

普契尼的兩大嗜好是飆車和打獵，而此作品就是他在 1897 年寫來送給其打獵夥伴的，同時也獻給義大利狩獵協會。作詞者為 Carlo Abeniacar。

Gloria a te, se a le notti silenti,
offri, o Cinzia, i bei raggi all'amor.
Gloria a te, se ai meriggi cocenti,
tempri, o Diana, dei forti il valor.

Sui tuoi baldi e fedeli seguaci.
Veglia sempre con l'occhio divin;
Tu li guida alle imprese più audaci,
Li sorreggi nell'aspro cammin.

Dalle vette dell'Alpi nevose,
Fino ai lidi del siculo mar;
Per i campi e le selve più ombrose,
Dove amavi le fiere incontrar;
Sovra i laghi, ove baciano l'onda

榮耀歸於您，在寂靜的夜晚，
辛西婭，您給予美麗的愛情光輝。
榮耀歸於您，在炙熱的午後，
戴安娜，您給予勇士們更強韌的勇氣。

在您無所畏懼和忠實的追隨者身上。
總是用您神聖的眼睛看顧著他們；
引導他們完成最需要勇氣的任務，
在崎嶇的道路上支持著他們。

從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峰
到西西里海的海岸；
穿過田野和最陰暗的樹林，
您喜歡在野外遇到動物的地方；
在湖邊，親吻著波瀾

Le corolle di candidi fior,
Giunga a te, come un'eco profonda,
Questo fervido canto d'amor!

小白花的花瓣，
到您這裡來，就像迴聲一樣，
這首熱烈的愛之歌！榮耀歸於您！

E l'uccellino 小鳥

1899年於他在義大利托雷德拉戈的湖邊別墅譜寫了這首搖籃曲，送給已故友人的小兒子。作詞者為 Renato Fucini。

E l'uccellino canta sulla fronda:
Dormi tranquillo, boccuccia d'amore:
Piegalà giù quella testina bionda,
Della tua mamma posala sul cuore.

小鳥在樹枝上唱歌：
安穩的睡著，小寶貝：
把你那小小的金髮小頭
放在你媽媽的心上。

E l'uccellino canta su quel ramo:
Tante cosine belle imparerai,
Ma se vorrai conoscer quant'io t'amo,
Nessuno al mondo potrà dirlo mai!

小鳥在那樹枝上唱歌：
您將學到很多美麗的事物，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有多愛你，
世界上沒有人能告訴你！

E l'uccellino canta al ciel sereno:
Dormi, tesoro mio, qui sul mio seno.

小鳥在寧靜的天空中歌唱：
睡吧，我的寶貝，在我的胸口上。

Avanti, Urania! 前進吧，烏拉尼亞號！

在歌劇《托斯卡》和《蝴蝶夫人》中都可聽到此曲的迴聲。普契尼的贊助者 Marchese Carlo Ginori-Lisci 在 1896 年委託普契尼為烏拉尼亞號(製造於蘇格蘭的 179 噸蒸汽船)開航典禮譜寫此曲。他用第一人稱的擬人法來詮釋烏拉尼亞號隨著高掛的義大利國旗乘風破浪而行，勇往直前。

Io non ho l'ali, eppur quando dal molo
Lancio la prora al mar,
Fermi gli alcioni sul potente volo,
Si librano a guardar.

我雖沒有翅膀，但是從碼頭駛出的時候
我將船首向大海發射，
在激烈的飛行中太平鳥凍僵了，
他們徘徊防衛著。

Io non ho pinne, eppur quando i marosi
Niun legno osa affrontar,

我雖沒有魚鰭，但是沒有任何船隻像我一樣
有勇氣往怒吼的大海駛去，

Trepidando, gli squali ardimentosi
Mi guardano passar!

甚至焦急又無懼的鯊魚們
都目送我前去！

Simile al mio signor,
Mite d'aspetto
quanto e' forte in cuor,
Le fiamme ho anch'io nel petto,
anch'io di spazio,
anch'io di gloria ho smania.
Avanti, Urania!

和我的主人一樣，
外觀溫和
他內心有多強大，
我也有一把火在胸中，
我也渴望空間，
我也渴望榮耀，
前進吧，烏拉尼亞號！

La Bohème 波西米亞人

"Si, mi chiamano Mimi" 〈我的名字叫咪咪〉

1893年普契尼38歲時完成了這部不朽的經典代表之作《波西米亞人》。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說：「人會死去，政權會更迭，而《波希米亞人》的歌將永遠活著。」這部歌劇是改編自法國小說家亨利·繆爾朱的連篇小說「波西米亞人的生活情景」，內容描寫一群年輕的藝術家們，在巴黎拉丁區內貧困而甘苦的生活。這首詠嘆調為第一幕中繡花女咪咪與鄰居詩人魯道夫初遇時所唱的名曲，流露出咪咪真摯而單純的個性。

Sì. Mi chiamano Mimì,
ma il mio nome è Lucia.
La storia mia è breve.
A tela o a seta ricamo in casa e fuori ...
Son tranquilla e lieta
ed è mio svago far gigli e rose.
Mi piaccion quelle cose
che han sì dolce malia,
che parlano d'amor, di primavera,
che parlano di sogni e di chimere,
quelle cose che han nome poesia...
Lei m'intende?

是的，我的名字叫咪咪，
但我的本名是露琪亞。
我的身世很簡單，
我在家中或是外面刺繡...
我是平靜且愉快開心的
刺繡出玫瑰和百合。
我多麼喜愛那些甜蜜誘人
使我快樂的事物，
它們對我講述愛情和春天，
這些夢境和幻想，
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詩情畫意吧...
我這樣說，你了解嗎？

Mi chiamano Mimì, il perchè non so.
Sola, mi fo il pranzo da me stessa,
Non vado spempre a messa,

人們都叫我咪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獨自一個人烹調簡單的食物，
我雖然不常去教堂，

ma prego assai il Signore.
Vivo sola, soletta,
Là in una bianca cameretta:
guardo sui tetti e in cielo;

Ma quando vien lo sgelo il primo sole è mio,
il primo bacio dell'aprile è mio!
Il primo sole è mio!
Germoglia in un vaso una rosa,
Foglia a foglia la spiol,
Cosi gentile il profumo d'un fiore!
Ma i fior ch'io faccio, ahimè!
i fior ch'io faccio, ahimè! non hanno odore.
Altro di me non le saprei narrare,
Sono la sua vicina che la vien fuori d'ora a
importunare.

確實常向神禱告。
我獨自住在那邊，
一間白色的小閣樓裡：
推開窗戶就可以看見屋頂和春天；

每當白雪融化的季節第一到陽光屬於我，四月
最初的親吻屬於我！
早春的陽光屬於我！
當玫瑰綻放吐出花蕊，
我看著花朵盛開，
花朵的香氣是多麼令人愉快！
但是我繡的花，啊！
我刺繡出的花！遺憾地沒有香味。
我能告訴你的只有這些，
我這個鄰居來打擾你的真不是時候。

La Bohème 波西米亞人

"Donde Lieta Usci" 〈回到我離開的地方〉

《波西米亞人》第三幕中，咪咪的肺結核以及貧窮的難關讓魯道夫相信離開她才能使她找到更有能力照顧她的人，於是忍痛提出分手。這首詠嘆調是咪咪向魯道夫含淚道別。

Donde lieta uscì tuo grido d'amore,
torna sola Mimi al solitario nido.
Ritorna un'altra volta a intesser finti fior
Addio, enza rancor...

Ascolta, ascolta,
Le poche robe aduna che lasciasti sparse.
Nel mio cassetto
Stan chiusi quel cerchietto d'or
e il libro di preghiere.
Involgi tutto quanto in un grembiale
manderò il portiere ...

一旦愉快地離開以你對愛的呼喚，
咪咪只返回孤獨的巢穴。
我再次回來做花和花束。
再見，沒有難過的感覺...

聽著，聽著，
我積累了一些東西我已經落後了。
在我的抽屜裡
是一小塊黃金
和祈禱書。
把它們包在圍裙裡
我會送禮賓服務...

Bada, sotto il guanciale
c'è la cuffietta rosa.
Se vuoi serbarla a ricordo d'amor!
Addio, senza rancor.

看，在枕頭下面
有一個粉紅色的帽子。
如果你想讓它記住我們的愛！
再見，沒有難過的感覺。

Terra e mare 大地與海洋

出自普契尼的作品爆發時期，泰半是為了獻給友人而作。此曲創作於他在托雷德拉戈湖邊的別墅家中，詩詞創作者是 Enrico Panzanacchi。為了獻給 Edoardo de Fonseca 的 *Albo Annuale d'Arti e Lettere, Novissima*。在 1902 年出版。

I pioppi, curvati dal vento,
rimugghiano in lungo filare.
Dal buio, tra il sonno, li sento,
E sogno la voce del mar.

楊樹，被風吹彎，
再次咆哮。
在昏昏欲睡的黑暗中，我聽到他們了，
而夢中是聽到大海的聲音。

E sogno la voce profonda,
Dai placidi ritmi possenti;
Mi guardan, specchiate dall'onda,
le stelle del cielo fulgenti.

我夢中聽到的深沉的聲音，
平靜而有力的節奏；
閃閃發光的穹蒼中的星星，
凝視著我，倒映在海浪上。

Ma il vento piu' forte tempesta,
De' pioppi nel lungo filare.
Dal sonno giocondo mi desta...
Lontana è la voce del mar!

但是風越來越大，
穿過長長的楊樹。
讓我從快樂的睡眠中醒來...
遠遠的傳來大海的聲音！

Canto d'anime 靈魂之歌

接受義大利知名留聲機公司負責人 Alfred Michaelis 邀約，於 1904 年在托雷德拉戈家中完成創作，作詞者是 Luigi Illica (歌劇波西米亞人的編劇)。

Fuggon gli anni, gli inganni e le chimere,
Cadon recisi i fiori e le speranze,
In vane e tormentose disianze,
Svaniscono le mie brevi primavere;

歲月，欺騙和幻想都逃離了，
鮮花和希望都被摘下，
徒勞和折磨的嚮往，
我短暫的春天消失了；

Ma vive e canta ancora forte e solo,
Nelle notti del cuore un ideale,
Siccome in alta notte siderale,
Inneggia solitario l'usignolo.

Canta, canta ideal tu solo forte,
E dalle brume audace eleva il vol lassù,
A sfidar l'oblio, l'odio, la morte,
Dove non son tenèbre e tutto è sol!
Tutto è sol! Tutto è sol!

但是在心中的夜晚，
那個理想仍存在，仍獨自高歌
就像在滿天星星的深夜裡，
獨自大聲歌唱的夜鶯般。

歌唱吧，大聲的歌唱吧，我的理想，
從濃霧中，高高聳立，
抗衡於遺忘，仇恨，死亡，
在一個沒有陰影，只有陽光的地方！
處處都是光明！處處都是光明！

Casa mia, casa mia 我的家

Edoardo de Fonseca, 《La Casa》雜誌的老闆委託普契尼譜寫此曲，並在 1908 年 11 月 29 日完成。其詞乃參考義大利短文 "*Casa mia, casa mia. benchè piccolo tu sia, tu mi pari una badia.*"。

Casa mia, casa mia,
Per piccina che tu sia,
Tu mi sembri una Badia,
Casa mia,
Per piccina che tu sia,
Tu mi sembri una Badia,
Casa mia, casa mia, casa mia.

我的家，我的家，
雖然你可能很小，
在我看來你像是修道院，
我的家，
雖然你可能很小，
在我看來你像是修道院，
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

Sogno d'or 金色的夢

這首搖籃曲是普契尼在 1912 年 11 月寫給著名雜誌《Noi e il Mondo》的聖誕節特刊，其歌詞為普契尼妹妹 Nitteti 的兒子 Carlo Marsili 所寫。

Bimbo, mio bimbo d'amor,
Mentre tu dormi così,
Un angiol santo si parte lontan,
Per incontrarsi con te sul candido origlier.
E t'avvolge di fiabe in un vol

寶貝，我所愛的寶貝，
當你像這樣睡著，
一個神聖的天使在遠處，
用最坦率而純潔的心看顧著你。
它把你包裹在童話故事裡

e ti narra di fate e tesor.
Bimbo d'amor, ecco il sogno d'or.

並告訴您有關仙女和寶藏的故事。
我最愛的寶貝，這是一個金色的夢。

Morire? 死亡?

此曲普契尼與其長期合作夥伴 Giuseppe Adami 所共同撰寫，根據推測應該是在 1917 年完成，目的是要獻給薩瓦亞皇后 Elina，而由出版商 Ricordi 於 1917 年在 *Album Per la Croce Rossa* 中發行。一如往常的，此曲也被普契尼帶進他晚期的歌劇作品《燕子》的第二版，第一幕的男高音詠嘆調"Parigi e la città"幾乎為此曲的完全複製品。

Morire?... E chi lo sa qual è la vita?
Questa che s'apre luminosa e schietta?
ai fascini, agli amori, alle speranze.

死亡?...但是誰知道那是甚麼樣的生活?
它是開放，明亮，自由的東西嗎?
為了這世界的誘惑，愛和希望。

O quella che in rinuncie s'è assopita?
È la semplicità timida e queta,
Che si tramanda come ammonimento,
Come un segreto di virtù segreta,
Perché ognuno raggiunga la sua mèta,
O non piuttosto il vivo balenare,
Di sogni nuovi sovra sogni stanchi,
E la pace travolta e l'inesausta
fede d'avere per desiderare?

或在放棄時沉睡的東西?
是害羞又安靜的樸素，
像警告一樣流傳下來，
就像一個隱藏美德的秘密，
這樣每個人都能實現自己的目標，
還是相反，
厭倦了夢的新夢，
不安和永無止境
為了慾望而需要的信仰?

Ecco... io non lo so, ma voi che siete
all'altra sponda sulla riva immensa
ove fiorisce il fiore della vita
son certo, lo saprete.

其實我不知道，但是你們有
越過那無邊無際的海岸
生命之花盛開的地方
你一定知道，我確定。

"Chi bel sogno di Doretta" from opera 《La Rondine》

朵雷塔之夢 出自歌劇「燕子」

這部歌劇在 1917 年於蒙地卡羅(Montecarlo) 首演，是維也納卡爾(Karl Theater) 劇院以二十萬克隆的酬勞請普契尼寫的一部輕歌劇，至今已少有上演，但其中的

圓舞曲和詠嘆調仍然受人喜愛。劇中敘說一位有才華的詩人 Prunier 自彈自唱了一首選擇愛情於金錢之上的「朵麗塔之歌」，女主角 Magda 機靈的在間奏之後接上去，將此曲接續唱完。

Chi il bel sogno di Doretta poté indovinar?
 Il suo mister come mai, come mai finì?
 Ahimè! Un giorno uno studente in bocca la
 baciò
 E fu quel bacio rivelazione, fu la passione.
 Folle amore!
 Folle ebbrezza!
 Chi la sottil carezza,
 D'un bacio così ardente mai ridir potrà?
 Ah! Mio sogno!
 Ah! Mia vita!
 Che importa la ricchezza,
 Se alfine è rifiorita la felicità!
 O sogno d'or,
 Poter amar così!

誰能夠猜到朵麗塔的美夢？
 那神秘會怎麼收尾？
 唉呀，有一天，
 一個學生吻了她
 那吻是個啟示，是激情。
 狂熱的愛！
 狂熱的陶醉！
 誰能巧妙的愛撫它，
 他會再次給予這麼熱烈的吻嗎？
 啊！我的夢！
 啊！我的人生！
 財富有什麼重要的，
 如果幸福終於要綻放！
 即是金色的夢，
 這樣才是愛！

"Ore dolci e divine" from opera 《La Rondine》

美好而神聖的時光 出自歌劇「燕子」

這首詠嘆調也是出現在第一幕，緊接著前一首詠嘆調之後。被金錢支援的名媛 Magda 在巴黎的家中，對朋友們述說著她從前在酒吧遇到一位心儀的男子，以及她有多渴望能夠再重拾那時浪漫與熱情的心境。

Ore dolci e divine di lieta baraonda,
 Fra studenti e sartine d'una notte a Bullier!
 Come andai? Non lo so!
 Come uscii? Non lo so!
 Cantava una lenta canzone
 la musica strana,
 E una voce lontana diceva così, così:
 "Fanciulla è sbocciato l'amore!
 Difendi il tuo cuore!
 Dei baci e sorrisi l'incanto,

甜蜜而神聖的歡樂時光
 學生和裁縫在 Bullier 住了一晚！
 我怎麼離開的？我不知道！
 我是怎麼下車的？我不知道！
 他唱了一首慢板歌
 有著奇怪的音樂
 遠處的聲音這樣說道：
 “姑娘，愛情如花！
 保護好你的心！
 親吻和微笑的魅力，

Si paga con stille di pianto!
" Quando ci sedemmo, stanchi,
estenuati dalla danza,
La gola arsa, ma l'anima piena d'allegrezza,
Mi parve che si schiudesse
tutta una nuova esistenza!

Due bocks, egli disse al garzone!
Stupita fissavo quel grande scialone!
Getto venti solti,
Aggiunse: Tenete!
"Piccola adorata mia, il tuo nome vuoi dir?"
Io sul marmo scrissi:
Egli accanto nome suo traccio...

E là, fra la mattana di tutta quella gente,
Ci siamo guardati ma senza dir niente...
M'impaurii? Non lo so!
Poi fuggii! Più non so!
Cantava una triste canzone
La musica strana,
E una voce lontana diceva così, così:
"Fanciulla è sbocciato l'amore!
Difendi il tuo cuore!
Dei baci e sorrisi l'incanto,
si paga con stille di pianto!
Potessi rivivere ancora,
La gioia, la gioia d'unora!

而眼淚就是其代價！
“當我們坐下來，疲憊不堪，
跳舞跳到精疲力盡，
我的喉嚨乾了，但是我的靈魂充滿了喜悅，
在我看來，它正在綻放
全新的存在！

他對那個男孩說了兩句話！
我驚喜的看著那個壯碩的男子！
我扔了二十塊，
他補充說：這裡！
“我的小寶貝，你叫什麼名字？”
我在大理石上寫道：
在他的名字旁邊...

在人群中，我們互相看著對方，
但什麼也沒說...
你害怕嗎？我不知道！
然後我逃跑了！我不知道！
他唱了一首悲傷的歌
有著奇怪的音樂
遠處的聲音這樣說：
“女孩，愛如花！
保護好你的心！
親吻和微笑的魅力，
要用眼淚付出代價！
我可以再去那兒過一夜，
歡樂，一個小時的歡樂！

~ 特別感謝 Acknowledgement ~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牛耳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歌劇合唱團

蔣啟騰 先生

鄔麗麗 女士

牛筑均 女士

2021 年蔣啟真獨唱會預告

主題： ~Singing in English~
演出者： 女高音/蔣啟真、鋼琴/徐嘉琪
日期： 2021 年 8 月 21 日星期六
時間： 14:30pm
地點： 台北國家演奏廳
介紹： 英國藝術歌曲，從起步到廣為人知的時間，比起其他國家的藝術歌曲來說，發展的時間比較漫長。最早的寫作可追溯至十三世紀，但是真正引發歌曲風潮的是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期的魯特琴歌。十八到十九世紀時一度沒落，創作方面遠不如德奧義等國，直到十九世紀中期，幾位重要作曲家的才誕生，成為英國音樂復甦的先兆。英國藝術歌曲與通俗民歌相互影響，曲調流暢，有古詩的嚴肅，亦含有民歌的風味。而美國藝術歌曲的發展與它的多元化文化內涵有著密切關係：從早期的黑人靈歌、牛仔歌曲，到後來的爵士音樂、百老匯音樂劇等，形成一個特殊的美國藝術歌曲風格。在上半場選擇了幾位旋律優美動人，曲目都算是相當膾炙人口的英美作曲家的作品。下半場則會以詼諧有趣的美國歌劇詠嘆調為主軸，希望能夠藉此推廣。

主題： 十九世紀末的沉靜與波瀾
演出者： 女高音/蔣啟真、鋼琴/徐嘉琪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
時間： 14:30pm
地點： 台北國家演奏廳
介紹： 在十九世紀末，浪漫樂派的作曲家們的音樂，已經到達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這個新舊時代的交替，較持保守作曲態度的作曲家，在音樂的色彩方面，仍依舊如往昔，只是更重主觀、感情、標題性，以及較為大型的伴奏型態，而在和聲、調性、節奏、音響方面，加入了新的發展。雖然各國的發展因社會現象以及文化刺激，有著非常不同的風格，但是在這個時期中，唯一不變的共通點，即是那毫無保留的主觀色彩，將各種情感推疊至最高點。此場音樂會將以民族性音樂為主，多數為國民樂派代表性作曲家。將以十九世紀末的後浪漫時期傳統派作曲家為主，從俄國拉赫曼尼諾夫的悲情奔放、法國佛瑞和哈恩的細膩纖美、挪威葛利格的沉靜樸實，到西班牙法雅和圖里納的熱情絢爛，集合了所有能夠挑逗大腦細胞的高燃音樂作曲家。